

青涩的青春记忆



珠碧江农场女知青在连队的篮球场上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大会战”知青们干在工地，吃在工地。



许多连队只有一口井和简陋的露天公共澡房，知青用水都在一口井里打取。



飘起的短裙

文\贺清梅

知青刚来到我队的时候(兵团时的三师一团八连)，那年我大约八岁，当时不明白知青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只知道来了一帮活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给队里增加了许多亮丽。

当时老爸在队里当班长，有好多知青都被安排在他的班里，记忆中最清楚的就是一位叫何婉玲的知青。

何婉玲是一位广州知青，我叫她何阿姨。她长着苗条身材，白白净净的脸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众多知青中我最喜欢她。原因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而是因为她的穿着实在是太时髦了，尤其是她那条时髦的蓝底花色的超短裙，在那种时代，真的勾起我太多的遐想。

女知青当中，穿裙子的就只有她一个。因为白天都是参加大会战，没机会穿，这条美丽的超短裙也只能在晚上洗好澡穿，那个年代穿超短裙的确是件稀罕的事情。每当她穿着这条裙子，一帮女孩就爱围着她转，看她穿裙子真的好羡慕。那时常常想：啥时候我也能拥有这么一条美丽的裙子该有多好！

何阿姨的腿比较修长，这条短

裙穿在她身上，一条腿可见三分之二露在外面，许多老工人常在后面说她的长短，可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每天晚上照穿不误。

由于当时队里没有自来水，全队共用一口大井。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围着这口井洗衣服、洗澡，好不热闹。男的一旁洗澡，女的一旁洗衣服，一人占一个位置，把井口围得水泄不通。何阿姨穿着这条美丽的裙子每次姗姗来迟的时候，井边早已站满了人。见她到来，我们都为她腾出个位置，她的到来，为井边增添了另一道风景。

我们穿裤子的都是蹲着洗，她呢，只能站着洗。因为她的裙子太短，没法蹲，她用两条大腿夹着裙子，猫着腰洗，好在衣服不多。她夹着裙子的腿不能放松，稍有点风来，她那短裙就会被风四面吹起。尽管她每次都用力夹着，可被风吹起的现象时有发生，里面的三角内裤都让人见了，每每这样，便引起众人一阵哄堂大笑。可何阿姨好像无所谓，照样我行我素，每天照穿不误。

她这条裙子到底穿了多久，我已无从记起。但它随风而起的印象却一直忘不了。以后我也有了比何阿姨更好看的超短裙，但它那美丽的超短裙留给我的回忆实在难于忘怀，虽然好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它在飘啊飘。

一位归侨知青的回忆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卓兰花

我不是知青，但和知青很有缘分，因为我有几个很要好的知青朋友，最好的一个是新会的。

我是1977年初来海南工作的，那时才十六七岁，很容易和知青交朋友。这期间正是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他们的许多做法我很不理解。

在1970年代是不可以公开谈恋爱的。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多钟了，我们几个年轻人正在聊天，突然民兵排长跑来通知我们，说是连长要我们去执行任务。我们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跟着排长去了。集合才知道要我们去某处“围捕”一对正在谈恋爱的知青。

当我们悄悄潜到目的地——一间茅屋前时，忽然听到屋后“咚”的一声闷响。我们急忙追到后面时，却什么人也没有，敲开茅屋门，里边只有一个女知青，我们只好收队回去。

后来我的知青朋友告诉我：那天晚上那个男知青为了逃脱我们的“围捕”，竟然不顾一切从茅屋后窗跳出去，却没想到跳进邻居家的猪粪坑里了，回到他所在的连队赶紧跑去河里洗澡。泡了大半夜才把身上的臭味洗干净。

记者生活苦中找乐

有一段时间，黄仁生被借用到《兵团战士报》工作，该报社有个代号为“207”报道组，主要任务是向《兵团战士报》供稿。报道组的成员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大家亲如兄弟姐妹。黄仁生是207报道组组长，重大报道任务总是少不了他。

当时报社里现役军人的比例比地方职员多，总编姓赵，是一位年长的军人，有一天凌晨，天还没亮，

赵总编把报道组成员唤醒，命令他们当中的一位知青骑单车去追赶已经运着报纸出了印厂的汽车，说是要把报纸都追回来重印。原来是报纸没有把头版上一条非常重要的标语校对正确，报纸出来问题就大了！

“那时兵团报社的汽车很少，我记得那位知青临走时反问了一句，‘单车怎能追得上汽车？’只见总编生气地说，‘追不上也得追！’”

黄仁生和他的报道组成员们白天连队采访，没有车子，走路去，晚上又走路回到住地赶稿，一天走个40来公里来不及吃饭是常事。

当时知青的衣服很少，传来传去就两三套，如果第二天一早要赶



广东知青来海南前在广州华桥补习学校校园南北楼间球场留影。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 林萌 翻拍

“四大怪”

文\老野

五十五队的知青只剩下马人。那些日子，知青没锅没灶都到食堂吃饭。食堂炊事员是个职工子弟，人们叫他“迷糊”。

那时，缺油肉，也少瓜菜，顿顿吃冬瓜。“迷糊”每天很快地把饭菜做好，但又等不得知青们回来开饭。他就用锅铲在整锅的米饭上划个十字，每顿菜只切四大块冬瓜，熬熟了盖在锅里，正好一个知青一块，平等又省事。这事在队里传开后，人们戏谑地给迷糊又起了个外号，叫“四大块”。“四大块”几经口头传播，误把4位知青传为“四大怪”。

4位知青兄当年也确有点怪。一位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洗衣服，那套牛屎蓝的工作服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穿不换”，后来又讹传为“金不换”，他一笑置之。倒是附近农村打山猪的拐腿二李，证明他的衣服还是洗的。这位知青因为一个人管理一个林段，独来独往。拐腿二李几次见到他到了林段后，把衣服脱下来，用山藤拴住，一头捆在河边的树上，让衣服

泡在水里。小河清悠悠的，咕咕地流淌，衣服这么泡上半天，自然也有三五分干净。然后拉起来晾在树上，半个小时就干。另一位是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或阴天，都戴一顶草帽，且让帽沿把眼睛盖上。颇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味道。平时不苟言笑，不与人打招呼。

同班组的老工人怕他熬夜伤了身体，劝他注意休息。他说在创立一个理论体系。老工人说，那是大人物做的事，你就丢掉幻想准备开荒大会战的事情吧。这位仁兄给老工人丢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小人物干大事情与大人物干小事情的社会效果一样，不被理解而被嘲笑。

第三位有个怪僻，老是摘树叶，摘野花。摘了就夹在本本里，夹了好几本。老工人见了怪心疼的，说这么好的本子，不如给我儿子写作业。

第四位是思想红、劳动好、身体结实的知青，有阳刚之美。因为他比较博得老工人的喜欢，老工人的成年女孩也喜欢他。有几个还托人拐弯抹角地说有那个意思，可他对哪一个都没意思。农场的女孩子，个个出落得仙女一般。就拿其中一位托媒的来说吧，漂亮又懂事。有位大妇女(女性中年职工)说：“这么好的姑娘不要，怪也不怪。”

会跨栏的猪

文\任征宇

说起我们队养的猪，真是有趣极了。我从没见过那么灵活厉害的猪。

我们队派老工人养过猪，也派知青养过猪。那一年去儋州中和镇买来一窝小猪娃。买来不久，不知怎么它们就集体游泳逃走了。后来总算派人捉拿归圈。那条河是我们场和邻近农场的界河，挺宽的，不想那些猪娃们竟如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猪会游泳。有人见到它们游，都说好像绅士一样，好看极了。可惜我当时不在场。

但我见到了另一场好戏。那天过节，要杀头猪加菜，抓猪的一下没抓住，那头猪便“嗷”的猛地一蹿，跃过半人多高的木栅栏猪圈，钻到刺竹丛里去了。人没法进去捉它，只好在外边叫喊拿东西吓唬它，它也不上当。后来副队长找来一支火药枪，给了它一枪。子弹擦着它屁股而过，它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它嗖地钻刺竹丛，跑到河叉边。扑通一声跳下去，几下子便游过对岸上了山坡。

副队长很恼火。我却捂着肚子笑了半天，才喘着气说：“能跨栏能跑步能游泳，要开运动会，咱们的猪准保是全能冠军！”

知青当代随想

文\乐薇

浏览关于知青史的描述，可以寻找到许多对立而又转折的词汇，如凄惨与轰轰烈烈、跌宕与丰富、悲情与壮烈等等。在诸多的知青故事中，有悲剧，也有悲喜交替的变换人生。

作为今天的知识青年，很难想像和理解那个疯狂年代中有着那种特殊经历的年轻人的感受。但从他们怀旧的文字中，我们还是产生了现实的联想。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生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刻苦攻读、孜孜以求，往往是为了将来留在城市。大学生们缴纳了高昂的学费，但在宝贵的四年大学生涯中，即便有短暂的社会实践，也少与农村有关。

中国的城乡差异证明，农村渴望汲取现代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营养。而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们，也需要学会体验艰苦与贫困，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中知其优劣、明其缺欠。

如今，留洋学子也回国当选村委会主任了。事实一次次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对青年人具魅力和吸引力。

如果说当年的疯狂和扭曲使那一代知青成为“牺牲品”，那么今天如果能营造一个理智、健康的精神环境和运作机制，让现代知识青年早一点接触农村，对拓展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天地、就业渠道，促进城乡交流，是否将是一件益事呢？

到另一个地方去采访，当晚回不来，就只好带着湿衣服上路，找根竹子把湿衣服串起来，扛大旗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边走边唱歌边晒衣服。在山路上看到有汽车经过，就慌忙把衣服拢成一团。

妹妹疯了，心中永远的痛

1970年夏季，有一天，黄仁生正在采访，突然接到他所在的团部打来的电话，他的小妹出事了。赶回住地，黄仁生得知小妹不适应开荒大会战精神错乱了，一见到他，立即指着远方的天边说：“哥哥，你看轮船从云里开来了，来接我们出国……”黄仁生霎时呆在那里。

黄仁生立即跑到团部找主管的领导开《兵团战士通行证》，要回广东，谁知那位领导不批。双方还发生激烈争吵。

回到宿舍，黄仁生抱着神智不清的小妹大哭一场，农场的老工人和妇女们看着纷纷落泪。黄仁生只好将妹妹送去团部医院，哄她服用“冬眠灵”，但小妹精神分裂症已十分严重，有时脱光衣服满山跑。他一家人悲痛欲绝。

那位领导多年后也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常常对人说：“我为这段荒唐的历史感到悲哀。”

如今黄仁生创办了“三更罗”知青网站，给新中农场的广东知青和职工子女一个畅聊的平台。